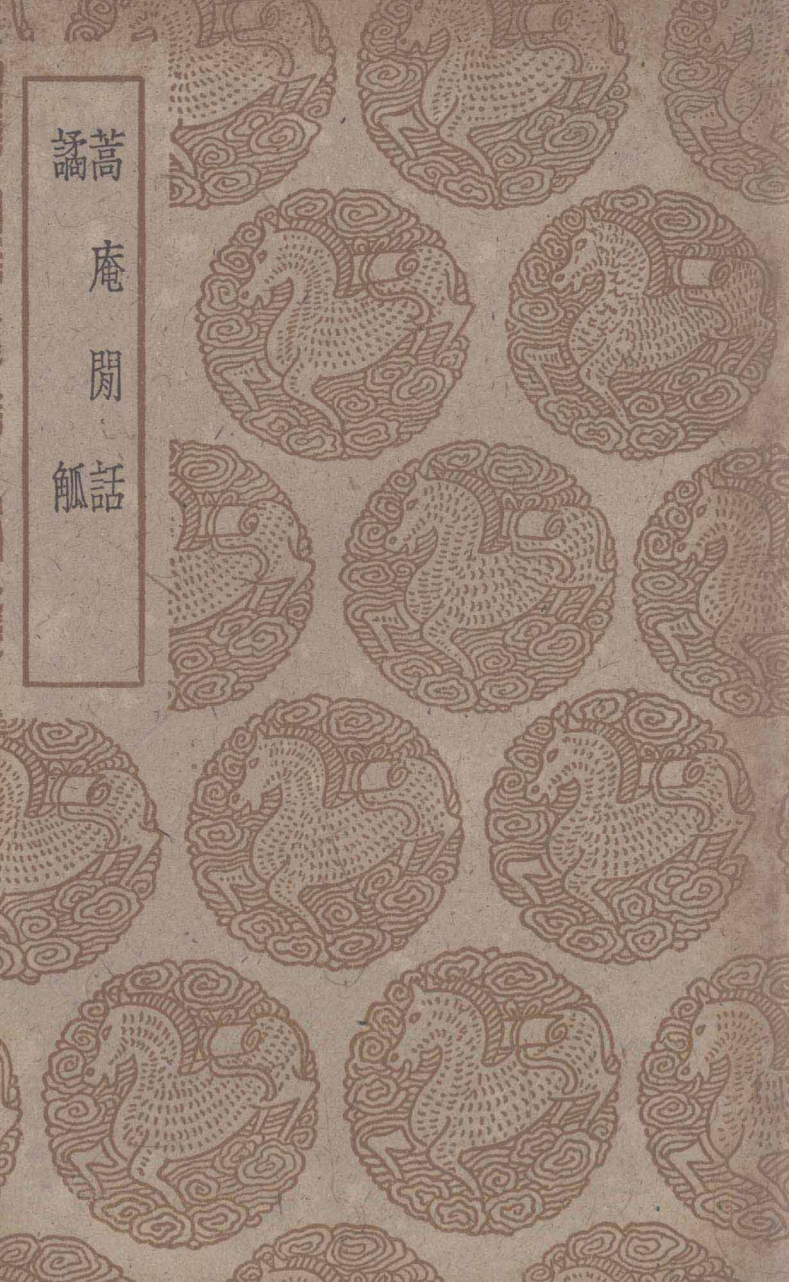


蒿

庵

閒

話



話 閒 庵 蒿

撰 岐 爾 張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蒿庵閒話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蒿菴閒話卷第一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臚臚。閒得少味。不必肥臠大嚼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爲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五月。濟陽張爾岐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爲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旣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彖。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卽以爲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彖。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爲彖爲象爲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彖象之翼。加一傳字。附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爲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康成、王弼更分彖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如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尙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卽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彖上傳、彖下

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爲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彖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修大全以程傳本爲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間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爲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爲篇。則謂淆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常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譌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爲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僞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文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

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爲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爲。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爲。亦認作吉。若先不欲爲。卦辭雖明說當爲。亦認作凶。若去其私。虛己以聽。何不逮古人有。

渙奔其机。机卽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全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机。爲俗本所誤也。

莧陸夬夬。本義云。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一爲一物者。則云。莧陸。一名商陸。竊謂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莧與鱉膽同食。成鱉痕。雜和鱉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爲鱉。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又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臥思念所欲事。卽於眼中自見。二物真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爲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爲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爲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尙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卻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敘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敘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溱洧、齊雞鳴皆是也。溱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敘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據曾母投杼，其爲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竹爲之，密如篋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爲謀爲毖，亂况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爲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惟恐不至。他如勤征戍，急聚斂，鰓鰓過計，自謂遠猷，卒之謀非所謀，慎非所慎，根本既揆，覆壓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麻木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責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皆切齒之言，身撓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卽腴也。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粱，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爲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稃糯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稃之爲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稊。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小亦相等。唯不粘爲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恆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常蒂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稃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爲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略住。與其爲人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宰予晝寢章兩與字並類。註云。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卽其釋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爲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音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其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旣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

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爲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爲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爲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邱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也。四字爲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韻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邪。抑荒徼之人。別有師授邪。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遼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爲。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爲牧師。又賜之圭瓚。鉅鬯爲侯伯。卽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爲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觶自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衆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爲上者。只是一人舉觶爲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爲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尙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秒。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較之黃道。尙縮一分三十九秒。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秒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卽爲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卽爲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尙縮數秒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略爲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之得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尙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爲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在氣極寒而爲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爲夏至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

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實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爲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解正蒙閏餘章。卻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爲長也。

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爲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坐緣久矣。况受其脫囚之惠。乎其受其惠而與之爲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墮者。皆自一事苟且階之。叔向寧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爲所制。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爲內熱。惑蠱之疾。以女爲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生氣所聚。故爲陽物。情焰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發爲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牽。志敗神奪。此惑蠱所由來也。以爲晦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卽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己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

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聖知。搥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已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爲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手。灑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聽處分時。迴想柴桑老人。曳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註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爲男子之服。殊衣裳爲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傅占衡作洞虛子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真有領悟也。長清張非聞。嘗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合。如命又每言振之類。

宮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棄以爲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束爲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荊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盛之。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挾爲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沿易不改。觀李氏此言。乃知其非盛世事也。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比使至。賜宴。歷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爲真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爲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爲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爲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言之。以爲趨炎附熱之左證者。卽在此乎。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爲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爲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旣隘。族

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傍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實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爲朝。爲禺。爲中。爲哺。爲夕。夜則爲甲。爲乙。爲丙。爲丁。爲戊。日入後卽爲甲夜之分。然尙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曉。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尙屬戊夜之分。五夜分段。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霾。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揄視但空稈。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道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煖。林木下得蔭蔽。道旁屋盆。滲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田閒燭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歷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卽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歷日。其與舊歷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命僧一行正歷。

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凌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歷雖云百刻實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歷蓋以每時八刻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歷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姬訢之類大統歷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歷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皆移參之後予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皆宿距星漢落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爲異也歷之爲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爲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閒卽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來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舶髡首袒肩

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者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爲耶蘇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爲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蘇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冪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卽爲德馨。怨恫之聲。卽爲腥聞。諸吏之浚民自養者。卽盜竊天地神祇之牲。恡粢盛而食者也。利固是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